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初　正傳廿八　附見十五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梁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　慧初
梁江州廬山釋道珎傳三　法歸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摩傳五　道育
齊鄴中釋僧可傳六　向居士　化公　廖公　和公　林法師　那禪師　慧滿
齊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達傳十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十一
周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二
周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三
隋滄州闌若沙門釋道正傳十四
隋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傳十五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十六
隋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十七　裴玄證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十八　法永　賢閏　智聦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

不弄鷖徽絕羣年過小學識成景行
鄉黨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虛靜
遊無遠近裹粮尋師訪所不逮有吳達
摩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
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
尋端極緒為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
座徧嘗經論並知學唯為己聖人無
言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
林下寺副羨其林藪得栖心之勝壤
也行逾於霜雪而有信三衣六物外
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
侯請道頹然不作足宮闈未嘗謁
覲既行為物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
清風雅為嗟貴乃命匠人考其室宇
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
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
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其間尚足為樂
寧貴廣廈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
古人所尚何必滯此用賞耳目之好
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
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即拂衣附之爰
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
少好經籍執卷纖默動移晨晷遂使

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
復住開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
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
此經與南平王觀為病行齋三七日
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
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
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搆更相起予不
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
通五年也窆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
子哀焉下勑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
脩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
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
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
善乎勿營棺隴以乖我意門徒涕淚
不忍從之將為勒碑旌德而永興公
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
令遣湘東王繹為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阯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
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
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任從外國禪
師達摩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
晨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遣
請攜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韜明祕采

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

晨夕[illegible]
請携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韜明秘彩

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
幽栖寺中絶無食調唯資分衛大遵
清儉永明五年移憩鍾山延賢精舍
自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監年中卒
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
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
好習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
震斯因住心深寐未可量也而志高
清遠淡然物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
閉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黒諮訪有聲
皇邑武帝為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
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趣請法素
懐恢廓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曽不迎
候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
之陰弟子智顒樹碑墓側御史中丞
吴郡陸倕製文
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
作弥陁業觀夢有人乗船處大海中
云向阿弥陁國珎欲隨去船人云未
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弥
陁經既覺即如夢所作年歳綿遠乃
於房中小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
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

山巳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

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
山巳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
是諸王觀礼且就山尋乃去迹卒方
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披檢經中方知
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
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
漢陰出家味靜為務感夢有神来請
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
夢而往但廬山者生来不到及至彼
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為廬山
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
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
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
其終後乃返掘兩指人有將者雖伸
還屈如前故傳所紀獲二果矣當景
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露
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
没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
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佛陁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
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
五僧證果惟佛陁無獲遂勤苦勵節
如救身衣進退惟谷莫知投厝時得
道友曰循道藉機時來便就非可斷
須徒為虛死卿於振旦特是別緣度

如救身衣進退惟谷莫知投厝得
道友曰脩道藉機時來使就非可斷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文
須徒為虛死卿於振旦特是別緣度
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
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
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為龕結徒
定念國家資供倍架餘部而徵應潛
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家
貲財百萬崇重佛法為佛陁造別院
常居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
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悉萃覩
無所見其通徹玄觀斯例衆也識者
驗以為得道矣後隋帝南遷之都伊
洛復設靜院勑以處之而性愛幽栖
林谷是託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勑
就少室山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
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
者衆恒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
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
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之由使造者弥
山而僧廩豊溢沿彼至今將二百載
雖荒茖頻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
佛陁無謀傳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
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門街井蘭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達
上反蹋蹀鏑一連五百衆人諠競異
而觀之佛陁因見惟曰此小兒世戲

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門街井欄
上反蹋蹢鏑一連五百衆人諠競異
而觀之佛陁因見惟曰此小兒世戲
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
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
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其本懷耳
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
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
行東夏惟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
擬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
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零房感一善
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
報欲終在房門之辟手畫神像于今
尚存

菩提達摩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
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
微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
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
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盛弘講
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
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
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
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法如
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
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

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
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

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
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
性客塵障故令捨偽歸真凝住壁觀
無自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
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
四行万行同攝初報怨行者脩道苦
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
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
對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
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
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
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
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
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
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
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
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
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
也摩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
奉歸悟錄其言誥卷流于世自言年
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為務不測于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
外覽墳索內通藏典末懷道京輦默
觀時尚獨蘊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
外覽墳索內通藏典末懷道京輦默
觀時尚獨蘊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
非新而物貴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
之但權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
誰能繫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
提達摩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
悅之奉以為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
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
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淨
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為緣侵達
摩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涘而昔懷
嘉譽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
師範可乃奪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
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覽未始
經心後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鄴盛開
祕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恒
禪師先有定學王宗鄴下徒侶千計
承可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
眾中通明者來殄可門既至聞法泰
然心服悲感盈懷無心返告恒又重
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返者他
日遇恒恒曰我用尒許功夫開汝眼
目何因致此諸使荅曰眼本自正因
師故邪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財
[illegible]
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

因何因致此諍使者曰本□□
師故邪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財

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
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絶學浮華謗
黷者操刃自擬始悟一音所演欣怖
交懷海迹蹄滢淺深斯在可乃縱容
順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或因情事
澄汰恒抱寫剖煩蕪故正道遠而難
希封滯近而易結斯有由矣遂流離
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且玄故末
緒卒無榮嗣有居士者幽遁林野木
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
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
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
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
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而尋響故
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
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
諍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
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
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為荅之
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如實與
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
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
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

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

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
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

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
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鉛
墨時或纘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
復有化公康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
奧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
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
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
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
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
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摩禪
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
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
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
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
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
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
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
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
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
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
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
悲有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

居東海講礼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
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

時有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
居東海講礼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

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
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別哭聲動
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惟服
一衣一盋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
頭陀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有慧滿者
滎陽人姓張舊住相州隆化寺遇那
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
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
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
睡而不夢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
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
會善寺側宿栢墓中遇雪深三尺其
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
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
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聞有括訪諸
僧逃隱滿便持衣盋周行聚落無可
滯礙隨施隨散索尓虛閑有請宿齋
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尓請故滿每
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
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
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賫四
卷楞伽以為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
委後於洛陽中無疾坐化年可七十

斯徒並可之宗系故可別叙

惹攝伽以為心要臨說臨終不爽遺
委後於洛陰中無疾坐化年可七十
斯徒並可之宗系故可別叙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
學北代聽習為業及受具後宗軌毗
尼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為
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
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兕頭長耳雙齒
過寸機論適變時其高美與徐州龍
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
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
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
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眾又南
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
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
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
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
戒誓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降礼供
奉旬別入殿閤亦弘理年移一紀道
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沓
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為造二寺山名
天觀治日丈六達念身為苦器難可
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苓斷粒自此終
報資用通生未為魏廢帝中王勅僕

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

維持乃試履裁約飢苓齒糕自此終
報資用通生末為魏廢帝中王勑僕
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
續高僧傳卷第廿五 第十四丈 達
文宣特加殊礼前後六度歸崇十善
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為達於林
慮山黄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
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
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
造一寺福被幽霊若相許者可為避
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
又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黄服拜而跪
曰弟子是載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偷
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
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
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白曰
無暇令故叅拜并奉米餻一筐進
而重曰僧無偏為礼佛之時請兼弟
子名也達荅餻可將還後當為礼因
令通為之時一拜兼唱其名幽識明
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為山神讀
金光明經日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
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為檀越讀
經具問之果去三日来別誦維摩耳
乃燒香礼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
亦屬檀越若有霊鑒放狗還也至曉
續高僧傳卷第廿五 第十五丈 達
狗還看於項上有銜齒處斯又接統

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
狗還看於項上有銜嚙處斯又接統
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
持雖無跡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
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
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
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方
鸞為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遥
礼其為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
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波若形氣調
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
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
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歸山
林為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
以貞觀九年親往礼謁骸骨猶存寺
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玄道情
無間然有識同親無聞嫌隙承先私
憾倍加事之榮勝高流弥所譏退自
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
朋翼而達為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
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
福之嘉相矣

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
癭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
世典備通經史徵為太學博士講解

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
癭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
世典備通經史徵為太學博士講解
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廊
廟而道機潛扣欻厭世煩一覽佛經
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
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尒便
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
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敘三
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
觀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既受禪法北
遊定州嘉魚山斂念久之全無攝證
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
泰岳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脩禪慎
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
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
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
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欲想歲居五
夏又詣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受十
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
一食米惟四升單敷石上不覺晨宵
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
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為禽獸所
噉又常脩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
方為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
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

嚼又常修死想遺財修之了無異色
方為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
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
腰氣噎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
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
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
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
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
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
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眾
不測為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慍色
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現眾以告稠
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泉
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
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
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
交鬪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
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
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
乎言已須臾自失其感致幽顯皆此
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
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久疲頓
舒脚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
屢入定每以七日為期又移懷州馬
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
乃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

屢入定每以七日為期
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招

乃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
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
供魏孝武永熙元年既不出亦於
尚書谷中為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
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
等請至文默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
信者夥焉燕趙之境道未通被略言
血食衆侶奔赴礼旣塡充時或名利
所經者稠為說偈止之聞者慙色而
止便為陳脩善偈預在意心之儔更
新其器既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
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
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敎化羣生
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
和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日脫須
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縶稠居山積
稔業濟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昔
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
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
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
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惜易守放蕩
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
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

清曠動發人心敬揖情物乘機無墜

難持耶乃不絶事留杖策漳滏帝躬
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
清曠動發人心敬揖情物乗機無墜
帝扶接入内為論正理因說三界本
空國土亦尒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
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竪流汗即受
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今後弥承
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
酒禁肉放捨鷹鷂去官畋漁鬱成仁
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勅民齋
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告
曰道由人弘誠不虚應願師安心道念
弟子敢為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
弘誓護法為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
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既臨
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
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
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
不諧謁或難天保三年下勅於鄴城
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
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
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委充諸
山谷并勅國内諸州別置禪肆令達
解念慧者就而教授時揚講誦事事
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静心為本諸法
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嚻煩未曰闡揚

豈厚帝曰佛法大宗静心為本諸法
師等徒傳法化猶接蹯煩耒曰闡揚
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継四
依卯通三蔵使夫羣有識邪正達幽
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
宗趣理之卯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
帝大喜焉因曰令以國儲分為三分
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今徹情歸
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盛矣具
如別紀即勅送錢絹被縟接輸登山
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
佛法要務志在脩心財利動俗事乖
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器其量也勅
依前収納別置異庫須便依給未經
王府介後詔書手勅月別頻至寸尺
小縁必親言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
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
其羽衛故幸參覲稠處小房宴坐都
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
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賔頭盧迎王
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
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
其敦慎大法得信於人黄門侍郎李
奬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為撰止觀
續高僧傳十六 第二十三 堃
法兩卷味定之賔家藏本一據以齊

其尊恆大法得信方人黄門侍郎李
舉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為撰止觀一
法兩卷味定之賔家蔵本一撥以齊
乹明九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絶無息
惱端坐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
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
神勑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
力精著感果必然栖心寂慮来實
返妙業玄風事高緇素達往神遷寔
深嗟悯資崇有嘉用申悽敬可施物
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
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
為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邁
三寳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
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
千段摽樹芳迹示諸後代勑右僕射
魏収為製碑文其為時君所重前後
皆此類也既而尅日准勑四部弥山
人兼數万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
以火莫不哀慟斷絶哭響流川登有
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
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塼塔每有
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
知奇齊魏克志禪業冠絶後塵而歷
履大行往還朝野鳴謙抱素能窮清
風加又威稜羣賊勢摺山蝸解虒虎

屐大行往還朝野鳴讌抱素能扇清
風加又威稜羣賊勢摺山螭解虓虎
之鬪情楚利養之深毒大儒皇氏躬
為負粮青羅欀客執刀翦髮或德感
上玄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
信心之室樹神遶道隨器欲而法流
文豹淨房街穢樸而還棄或猛虎馴
狎即背垂衣頹山將隊出存命若
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所
紀又初勅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
士問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
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勅乃以方五
里為定使將作大匠紀伯邕締搆伊
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聞空中
大聲荅曰山林幽靜此處本号雲門
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
因從空響焉令名光嚴寺是也又嘗
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
荅云吾見此中三為伽藍言終而隱
既而掘地為井果得鵮吻二焉又所
住禪窟前有深渕見被毛之人俾而
胡良置釜燃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
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
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
来頂拜稠去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

遂入水毛人亦隠其夜因致男子神
来頂拜稠去弟子有兒歳歳為悪神
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褁老
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
稠索水潠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
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来加
害稠冥知之生来不至僧厨忽無何
而到去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
五更先備牛轝獨往谷口去寺二十
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
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
耳帝下馬拜伏慚悔無已謂尚書令
揚遵彦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
躬負稠身往寺稠辭折不受帝曰弟
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愆 大云 因謂曰
弟子前身曾作何等荅曰作羅剎王
是以今猶好煞即祝盆水令帝自視
見其影如羅剎像焉毎年元日常問
一歳吉凶後至天保十年去今年不
能好文宣不悦帝問師復何如荅去
分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
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
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
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袈裟于地
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弥

乎来見僧之靈異感從者不稱回止
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袈裟于地

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綱命沙弥
取之初無重焉因尒篤信兼常寺字
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
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
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凌犯須陁洹
寺而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
搆六時禪懺著聲寰寓大業之末賊
所盤營房宇孑遺餘皆焚蕩余以貞
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
新觸處荒凉慶興生滅之歎周睇焚
燼頻噎黍離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
直叙之于後耳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
卓然神正性貞潔形如玉蔬韲是甘
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
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三千餘
卷備窮記論有助弘贊者無不繕集
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在
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
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
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
焉初梁晉安王来部襄雍承風来問

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
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

黙被梁晉安王来部襄雍承風来問
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
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弁往馬退如故
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
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燃良久許望
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
諮詢乃知尒時入水火定也堂内所
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聦
乃以手按頭着地閉其兩目召王令
前方得展礼因告境内多弊虎災請
求救援聦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
来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
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
當来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
亦至便與食解布遂尒無害其日將
王臨白馬泉内有白龜就聦手中取
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
色鯉亦就手食去此雌龍王與群吏
嗟賞其事大施而施有凶左右數十
人夜来刼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
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
止至其膝執金對杵將有守護竟夜
廻遑日午方返王恠其来方以事首
遂表奏聞下勅為造禪居寺聦不往
住度人安之又勅徐摛就所住處造
靈泉寺周朝改為靜林隋又改為景

遂奏聞下勅為造禪居寺取人往
住度人安之又勅徐摛就所住處造
靈泉寺周朝改為靜林隋又改為景
空大唐仍於隋号初聡住禪堂每有
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
為先因見屠者驅猪百餘頭聡三告
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
大怒將事加手並仡然不動便歸過
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
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
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聡
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
廬陵王迎出都有事不遂及湘東王
作牧荊峽於江陵造天宮寺迎以處
之遂終此寺即梁太清年也其寺見
有碑記廣叙徵異景空今寺猶有禪
堂存焉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陜服幼
而聡穎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
坊為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
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潔逾邁而慧
業未深遥想揚輦遂負衷泝波達于
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
首尊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
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内外脩印孔釋
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

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僑仰孔釋

遂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
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晚學宗領
遂具受祕法諮質玄觀定水既澄慧
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葉又歷
名山養志仰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
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
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
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
一日旦終于此寺禪坊時年七十有
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於獨
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暠曰吾與伊
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
壞痛寶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傳實
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槩名
高為之銘頌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
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校
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敬
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
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
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檀名魏代
實乃歸焉隋見孝文便蒙降礼太和
末從京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

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祕勒那奇之曰自

實乃歸焉隋見孝文便蒙降[illegible]太[illegible]
末從京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

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祕那奇之曰自
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
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
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
少人事退迹為功所以高蓋駟馬未
曾流目清流林竹顧便亡返加又口
繞黑子欻若外形目有重瞳光明外
射腋懷鳳卵七處俱平奇相超倫有
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闡壤聽
業未廣而無問不明能勤整四儀靜
脩三法可憲彰於風俗足師表於天
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
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傴僂分
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
三藏言為世寶篤志任持故有法相
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
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
大宜庇道俗以隆礼典乃窮致祈請
為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
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
仰玄風礼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
平梁荊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
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

實既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即為披

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

實旣而慧心潛運南北疏通即為披
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
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脩
香火脩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
某寺堂崩厄也當介之時揚都講堂
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
北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
聞聲堂欻摧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
乃移以問用果知實祐大送珎寶賜
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
隨散之由介名振二國事条至聖以
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
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
色帝哀慟泣之有勑圖寫形像仍置
大福田寺即以其日塟於東郊門外
滕公鄽食棊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
相等傳燈不窮弥隆華實以業有從
爰奘慕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
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
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寺內
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輿人也器量況
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
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

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

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十二丈　捷

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
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
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
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千五載薦
鐐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
所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撿因緣乘
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業遠承申
息之國山名霧靄巖凋幽深川香水
美遂命撤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
結此山焉聲問先徹被于周壤天子
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
清誨乃勅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
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
歸勅使為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倫盡
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
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
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
別勅於王城之内起天寶寺用以居
之既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壞味任
報資給靜緣絜操齊志林朝以建德
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
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
即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曾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十三丈　達

瑋容止恭莊威儀整勅遊之者肅然

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慮士女藹慕太
即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曾

瑋容止恭莊威儀整肅遊之者肅然
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載
奉芳塵勒碑現集
釋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
同房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礼逾和
上相聡敏易悟日覽七行禪誦爲心
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偏所留心因
有行往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困者
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
出于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我
不及也斯見礼如此實嘗夜詣相房
恒預設座擬之相對無言自陳道合
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爲軌乃経
積載有時大癘横流或旱澇凶險人
来問者相皆略提綱目教其治斷至
時必有神効人並異之或問孝順興
練何人耶相曰順與胎龍多慾強練
遊行俗仙助佛揚化耳其幽記之明
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京華士衆
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曆正法頽毀潛
隱山中開皇之初卒先出俗二年四
月八日卒於渭陰故都圖像傳焉今
在京師禪林寺其承緒禪學遺囑善

端具見別傳

月八日卒於滑陽故老[illegible]

在京師禪林寺其承緒禪學遺囑慧

續高僧傳第廿卷　手　延

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
清遠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
宗蘭若法無問冬夏栖息深林乞食
於村餘惟常坐繫想繩床下帳獨靜
道俗參詳略示經猷令其住心緣向
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名務靜緣衆聚
蹤多而外無顯撓正任性行藏都無
名貫經論講會莫不登践皆聽其深
隱略其繁長周流兩河言議起邈偏
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凝公貫者引
正住寺為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曽無
顧眄還返林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
流之於世名為六行凡聖脩法也包
舉一化攝接万彙初曰凡夫罪行二
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薩
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都合六
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
半行體言非文質貴字爽詞豊開皇七
年賣來謁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沉名
教歸宗罕附流滯忘返普欲捨筌撿
理抱一知守道行禪通濟神爽具狀
奏聞左僕射高熲素承道訓乃於禪

續高僧傳第廿卷

林寺大集名徳述上所奏時坐中有

奏聞左僕射高熲素承道訓乃於禪
林寺大集名德述上所奏時坐中有
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
對日本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
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祖述衆無以
㧞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顧導之
於是僧徒無為而散正知澆季之散
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輦方禪師處
即返東川不恙終所令驪山諸衆多
承厥緒繫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
河東郡焉弱年樂道久滞樊籠年二
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
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
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脩宗
稟心學而専志決烈同侶先之圓備
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
承僧稠據于蒼谷遂往問津稠亦定
山郢匠前傳所敘詢以聲光所被遐
相揖敬住既異林精勤理極思展言
造每因致隣但為路罕人蹤罕饒野
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来往質疑未
由撫遐直望蒼谷以為行表荆棘砂
礫披踦不難嚴谿幽阻攀緣登陟志
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

礫拔踦不難嚴谽幽阻攀緣登陟志
續高僧傳[illegible]　第二十四丈　達
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
舀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摽指雖
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徵意隨境附
心不亦善乎每去與其失道而幸通
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屢踐重阻不
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脩禪
屬枯泉重出磨麋繞院故得美水馴
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玆瑞時
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偃陰霧昏便成
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
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来竊蔬
菓將欲出園乃為羣蜂所螫詢聞来
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
至詡勤致礼陳玄因病死蘇故蒙恩
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
詢禪師来為請命王因放免生来未
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
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
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乘幸各分路虎
伍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
諍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棒梗唯詢一
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
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
續高僧傳[illegible]　第二十五丈　達
日為期白虎入房仍為窟宅獨處靜

蹤入鳥

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

日為期白虎入房仍為窟宅獨處靜

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

介化流河朔㦸闡禪門杖策裹粮鱗

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勑

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

以開皇末年風疾忽增卒於栢尖山

寺春秋八十五五十夏矣初薨疾弥

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

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喉哀切氣

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犲附不畏人

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

沸眼中既介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

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

雪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

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

哀感霊祥未可殫記後乃闍毗餘質

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為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

讀大品其遍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

住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脩定自

非僧事未甞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

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謡然世以

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嘆曰生不值

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

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嘆曰生不值
佛已是罪縁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
處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
上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
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于深
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
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
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
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為斷女
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
尸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之末
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
子就佛祇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持
以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即有娠及
行之生也性殊恒准至年四歲路見
牛車没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轉乃
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
知平分不意愛憎八歲既臨標擧清
敏慄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今何
姓外家何姓答曰此王彼孫生因調
曰何不氏飯反姓孫行應聲曰飯能
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故氏
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講對皆此之類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手文　逵

及履道弘讓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

陀飯不陀[illegible]
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謫對皆此之類

及履道弘讓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

理遐舉以時勸教以病驗人藴獨見
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
同末全聲問兼揚善薩而履涉言教
附行為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習
由見起慢怠即懷猒離便為邊地下
賤之因今雖閭真告心無奉敬自知
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
隨遠近處凡有影塔皆周行礼拜遶
旋翹仰因為来世敬佛之習用斯一
行通例餘業其克要詳據卒如此也
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
役供諸悲敬礼通道俗單衣節食挺
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恒習故四遠
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
陳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
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為父師之
礼也末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
入京僕射高熲邀延住真寂寺立院
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録及山
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
文據類叙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
又於京師置衆五所即化度光明慈

門慧日弘善等是也自介餘寺贊承

文據類叙默然前後皇風翕成其聚
又於京師置衆五所即化度光明慈

門慧日弘善等寺是也自尒餘寺贊承
其度焉莫不六時礼旋乞食爲業虔
慕絜誠如不及也末病甚勉力佛堂
日别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卧視
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
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
南山鵄鳴之埵道俗號泣聲動京邑
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于
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
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
歸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
尚絶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
之賓同所擊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
死方鐫勒樹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巖
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勲興異
迹時成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别但
奉行尅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万
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
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
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潛淪来哲儻詳
幸知有據開皇末歳勑断不行想同
箴勗之也别有本傳流世見費節三
寶録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

篇最之世殊有本傳流世見費節三
寶録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第三十九張　造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専
習定行守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
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住景空寺
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
常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抑静殊不信
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
静息抑禀等四人每夜潜往舉家同
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
邑道俗卒受歸戒開皇初卒将逝謂
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来可多辦
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開
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
供養預知運絶苦辭還襄欲終七日
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
傘盖山上露坐有同寺仝律師臨永
尸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仝
亡送尸永側永尸颷然摧變時岑闍
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盖山南
泉立誦經常誦金光明感四天王来
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
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内鼠百餘
頭皆馴擾爭来就人鼠有病者岑以
手摩将之而不拘事撿或揖坩酒食

第四十張　造

或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

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
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
頭皆馴擾爭来就人鼠有病者岑以
手摩捋之而不狛事撿或揖坩酒食 斜野反 逹
或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
詠逆述来事晝則散亂夜則礼誦禪
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招集禪徒
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
拔禪師付囑上佛殿礼辞遍寺衆僧
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
日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日弟前去
我七日即来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
識神往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大法
師床前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来相
別不得久住汝送出三重門外別訖
来入房中踞床忽然還暗呼弟子問
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
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閡即遣往
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
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純等禪師
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敘之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